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推介《性革命的新浪潮》

11妓女：受害者还是社会性心理治疗者

作者: 池元莲 来源: 类别: 推介《性革命的新浪潮》 日期: 2007.03.24 今日/总浏览: 1/1820

性革命的新浪潮-北欧性现状纪实

[丹麦] Elsa Karlsmark (池元莲)

-

十一、妓女：受害者还是社会性心理治疗者

(一) 自愿为娼不犯法， 违法的是开妓院

妓女是一直存在于北欧社会里的，但在过去的30年以来，北欧妓女的社会生态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今天的丹麦、瑞典和挪威，妓女的女人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是在贫穷得无以为生的生活环境所逼之下才到街头去出卖肉体。当今的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发展完善，失业者和无法工作的人均可每月领到一份福利金，足够他们过基本上相当不错的生活。今天当妓女的北欧女人均是社会福利金的受惠者。那么，她们的基本生活已经没有问题，为何还要当娼妓呢？她们的动机相当复杂，在此章的后部才加以讨论。

在今天的丹麦、挪威和瑞典这三个北欧国家，妓女也不再受到法律的迫害。在丹麦，女人自愿为娼妓的不被政府视为犯法；犯法的是开妓院或做老鸨，那就是强迫、主使和操纵女人为娼而从中取利才是违法的事情。挪威的法律则多了一条，不准妓女在街头拉客，但挪威警察对这条法律向来闭着眼睛，不厉行此法。瑞典则实行一种很矛盾的法律，做妓女卖性无罪，接客不会受到处罚；但是，男人用钱向妓女买性则是犯罪行为，若被警察抓到是要受法律惩罚的。

在北欧，除了法律不迫害妓女之外，社会对妓女的工作环境和健康状态也相当关怀。政府对妓女常做调查工作；社会上也有好些私人组织，专门以维护妓女的福利和改进妓女的生活素质作为它们的目标。可是，这一切措施并不是说，北欧的国家鼓励女人做娼妓，也不能说北欧的妓女是受到优遇的一群女人。正因为妓女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福利社会有照顾她们的责任。而且，思想开明的北欧人领悟到，若对妓女采取严禁的办法，妓女不会消失，只会转移阵地，把市场搬到地下去发展，在那里偷偷地恶化性蔓延。不如让妓女合法存在，在明处生存，政府可以随时注意到妓女业的发展和新的问题的出现，及时处理，并且可以采用良性的管理政策来控制免疫缺损病毒(HIV)、艾滋病及其它各种性传播疾病

的蔓延。

自从1970年代的性解放开始以后，北欧妓女业发生一个大改变，站在街头拉客的旧式妓女消失，新式的妓女均迁入户内营业，这种户内营业的方式名叫按摩院。按照到目前为止的社会调查，北欧的妓女可分成4种类：

1、按摩妓女。数个妓女自动合租一个便宜的地方，称之为按摩院，在那里营业接客；她们招徕顾客的方法是在报纸或网站上卖广告，在广告里作简短的自我介绍、也列出她们所提供的专门性服务及价钱，顾客可用电话先跟她们预约时间。妓女按摩院大多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的小街上，与小型的色情影物商店聚在一起。以这种方式经营妓女业的妓女在北欧被称为按摩妓女。

2、酒吧妓女。这种妓女以个人方式坐在酒吧里招徕顾客。她们的收费比按摩妓女高。

3、伴随妓女 (escort girls)。伴随妓女属于高等妓女，收费最贵。她们招徕顾客的方式多是在印刷比较高尚、专供游客观览的杂志刊物上登广告。

4、街头妓女。今天，那些站在街上拉客的妓女绝大多数是有毒品上瘾的女人，她们的价钱最便宜。

在今天的北欧，妓女所提供的性服务也有清楚的分门别类。据社会的妓女调查，妓女通常所提供的服务可归纳为下面6种。特别是按摩院妓女，必定预先按照性服务的种类把价钱公开标明，让男顾客选择。

1、丹麦式= 普通从阴道进行的性交。

2、法国式=口交；妓女用口吸吮男顾客的阴茎，使之达到射精。

3、希腊式=肛交。

4、瑞典式=妓女用手按摩男顾客的阴茎而使后者达到射精；

5、西班牙式=男顾客把阴茎放在妓女的胸部中间移动而达到射精。

6、德国式，包括虐待性/被虐待性 (S/M) 等等。

在上面已经提过，按摩妓女和伴随妓女均在报纸上登营业广告。妓女能够在报纸上登广告的风俗是在1970年代开始的分类广告栏登广告。在1973年，由一份丹麦的日报带头，在报纸的最后部的广告栏腾出独立的版面，以“按摩”为版面标题，专门提供给妓女刊登营业广告之用。在极短时间之内，按摩妓女的广告每日多至占有了数页的幅度。看到这份报纸的营业成功，生意兴旺，好些别的北欧报纸也跟进，纷纷接纳按摩妓女的广告，成为报纸的一个好的收入来源。据各报的统计，按摩妓女的分类广告在周日最旺盛，每逢周末和假期，数目便会减少，大概是由于男顾客都与家庭共度周末的缘故。

哥本哈根的一家大报与旅游业合作，出版了一册印刷很精致漂亮的免费旅游指南，名叫“哥本哈根此周”，每周出版一次，每次都分印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本文四种不同语言的版本。这本免费旅游指南放在各大小旅店里，供外国游客使用。各大商店均在旅游指南上卖广告，招徕顾客。但是，在这旅游指南册的后面，约有10页左右，登的全是招徕游客和过境商人的彩色高等妓女广告，随便拿一册来数一下，大大小小的按摩院和高等妓女的广告有20个多个。因特网兴起后，有许多按摩妓女和伴随妓女也开始在网站上卖广告。

前不久，丹麦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一个男人被警察控告，他开了数家伴随妓女的妓院，在这些妓女的身上扣取佣金来赚钱。在开庭审判时，律师替这个男人辩护，说那个男的并不是利用妓女出卖肉体来谋生，他只是替妓女们做各种服务，例如他开车子接送妓女们往返于顾客之间以及替妓女做各种跑腿工作，他从妓女那里得到的钱与薪水无异，是妓女付给他的服务费。由此，辩护律师结论说，被告男子并没有犯组织妓院而牟利的罪。审判结果，地方法院的法官宣布这个男人无罪。被宣布无罪的那天，这个男子还跟他的妓女情妇在电视上出了一阵风头。

(二) 丹麦的妓女管理政策

丹麦人是性观念开明的北欧人中的最开明者，人民性格也比较柔和、容忍量比较大、做事比较有弹性。一般当代丹麦人均把妓女的存在看作是由人类性欲而产生的自然现象，不再把它视为一个道德问题。

自从1970年代的第一次性革命开始以后，丹麦的国会曾经多次辩论，应该怎样处理妓女的社会现象，终于在1995年决定组织一个暂时性的“妓女中心”，该中心有三个目标。其一是，调查妓女的工作环境、她们在社会上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她们在心理上有些什么问题；其二是，防止年轻人进入妓女行业；其三是，想办法帮助那些希望停止从事妓女工作的女人。政府拨款支持这个妓女中心，把它视为各项社会发展项目的重点项目之一。试验期为3年，如果此项目的效果良好，中心将会继续办下去。

其实，在政府开办妓女中心之前，丹麦早已经有几个办得相当好的妓女福利组织，均是私人性的民办组织，经费由私人款项支持。在下面仅举其二。

第一个妓女组织，“巢”：

“巢”的名词是直接从丹麦文翻译过来的。“巢”是最早为妓女而创立的一个中心，在1983年正式开门。“巢”的大门是为妓女而打开的，周日每天从早上10点开门，一直开到晚上10点关门；星期天则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10点，欢迎妓女随便到访，把她们的的问题带到中心来，倾吐困难；中心永远备有食物、饮料和床铺，供作妓女的避难所。因此，替妓女提供一个临时性的庇护地方，是“巢”的第一个目标。

“巢”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诱导那些吸毒的妓女停止吸毒。“巢”在郊外的一个农庄设有一个解毒中心，让那些希望戒除吸毒瘾的妓女到那里接受解毒治疗，然后还会帮助她们回到正常的社会去生活。但“巢”绝对不强迫妓女戒毒，也不向妓女下压力，逼使她们停止当妓女，一切必须出于自愿。“巢”对那些希望继续她们的“性工作事业”的妓女照样给予所需的各种辅导和援助。从1986年开始，“巢”又开始向妓女派发免费的保险套，按照规矩，每个妓女可一次要求拿5个保险套，这些保险套均是由地方政府免费供应的。“巢”的工作人员也教导妓女如何使用保险套；聆听她们的各种诉苦，替她们解决问题。例如，妓女间曾经一度发生价钱战，为了争取顾客，妓女们争着减价。后来，由“巢”出面调解，替妓女订了一个最低价钱，停止纠纷，把妓女市场稳定下来。

在“巢”成立了的二十多年来，它很受妓女们的欢迎。按照“巢”的估计，每个月大约有1000到2000个妓女到访求助。“巢”把这些求助的妓女一概称为使用者。为了应付这么多的使用者，“巢”的行政管理组织已经扩大到有一位受薪的经理、6个受薪的职员和16—17个不拿薪水的自愿服务人员。

第二个妓女组织，“妓女辅导组织”：

“妓女辅导组织”是在1994年正式成立的，它是一个私人性的组织，经费由一个名叫“女人与艾滋病”的民间组织及其它私人基金会资助。

“妓女辅导组织”的最主要目标是，指导和辅助丹麦妓女如何预防免疫缺损病毒(HIV)及其它的性传播疾病的感染。

“妓女辅导组织”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

- 出版有关安全性交的常识刊物，同时印丹麦文、英文和泰国文三种版本，因为从1992年开始，有许多泰国女人和非洲女人在按摩院当按摩妓女。（这些泰国女人和非洲女人大多是拿旅游签证入口，旅游签证只允许她们在丹麦境内逗留三个月的时间。这些外国女人既不懂丹麦语，在法律上也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制度的利益。这些外国妓女虽然常常违法在丹麦逗留，但政府并不故意地追查她们。）

- 在多个地区设立妓女的门诊部，提供免费的检查和治疗。

- 设立一条电话热线，让妓女可随时打电话去诉苦、问问题、求助。

- 经常派出访队去探访妓女。出访队总是由两个人组成：一个职业性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和一个以前曾经做过妓女，但现在受过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预防方法训练的女人。出访队亲自上门去跟妓女谈论后者在职业上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设法帮助她们解决困难。出访队接触最多的是按摩妓女和街头妓女；至于酒吧妓女和伴随妓女则比较不容易接触到。出访队的到访很受妓女的欢迎；但是，使用电话热线的妓女并不多。在过去，“妓女辅助组织”也安排过晚上演讲会，请人来讲解安全性交、妓女的法律权利、做S/M及鞭打等性服务所应守的安全界限等题目，但出席听讲的妓女极为稀少，每次仅有二、三人而已，后来这种晚上演讲会便取消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在此段开端所提及的官办妓女中心。看丹麦政府是何等认真地从事这件事情。在妓女中心成立之前，政府为了要使该中心能够达到最高的服务有效率，特别做了一个范围相当广阔的妓女访问调查，从而了解，妓女最需要的咨询在那几方面。访问的目标包括按摩妓女、酒吧妓女、伴随妓女和街头妓女。

政府的访问调查结果大致可归纳为下列6点：

(1) 在丹麦，70%的妓女与男顾客的性交易发生在按摩院里；街头妓女的性交易占15%；酒吧妓女占12%；伴随妓女只占3%。可是，丹麦到底有多少个妓女？访问调查无法找到准确的答案。

(2) 调查对4种不同种类的妓女的接客量作了一个典型的统计：按摩妓女和街头妓女每工作日接客约10—15次；酒吧和伴随妓女在每个工作日大约有1—3个顾客。

(3) 调查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大多数的妓女都不愿意停止她们的妓女工作，但她们都很欢迎官方给予她们各种有益处的咨询。

(4) 妓女所面对的一般问题：

- 毒品上瘾、有嗜酒瘾、负责累累；

- 在私人生活中与男朋友或固定性伴侣发生性爱问题；

- 害怕官方发现她们逃税而被惩罚，因为大多数的妓女都是拿政府福利金过活，做妓女所赚的钱是不报税的“黑市”收入，而在丹麦逃税是一个大罪，故此妓女们不愿意被管理她们的福利工作者知道她们暗中从事娼妓业；

- 有许多妓女是单身母亲，害怕官方发现她们是娼妓，就认为她们不能做好母亲，于是在法律上取消她们做母亲的资格，把她们的孩子强行送到抚养所；

- 在社交生活中被孤立，因为她们要在其父母或子女面前隐瞒她们做妓女的工作；

一般来说，妓女们并不担心她们会感染到免疫缺损病毒和艾滋病，因为她们都懂得用保险套保护自己；但是，她们仍然觉得她们有定时做身体检查的需要，因为她们在工作上面对3种危险：首先是，保险套经常在使用中破裂，当发生这种意外时，她们不知道应该怎样保护自己；次之是，她们不知道，与顾客进行口交时，是否也一定要使用保险套；最后是，有许多中年的男顾客拒绝使用保险套；

- 妓女不愿意讨论她们在职业上所受到的殴打和强暴力，宁愿把这种不快事情忘记。在4类妓女中，以街头妓女遇到被殴打和强暴力的机会最多。

(5) 所有被访问的妓女都一致认为，妓女中心的成立是必需的，但她们对妓女中心有一些建议：

- 官方应该派一位医生定时到按摩院，替按摩妓女提供出访服务；

- 妓女中心的管理不应该从上而下，而是应该与妓女紧密合作，妓女的意见

应该产生力量；

- 在全国各地设立易于辨认的派发管道，让街头妓女到那里领取免费的保险套

和润滑剂；

- 法律不应该再惩罚那些与妓女同居的家庭成员；
- 妓女中心应该给予外国妓女特别的注意力，替她们提供特殊的服务。

(6) 在有福利金保障之下仍然要当妓女的女人，其动机大致可分为下列4种。

第一，那些毒品上瘾或有嗜酒瘾的女人成了毒瘾的奴隶，唯有到街头去，以最快捷的方式出卖肉体来换取金钱，以能继续不断地满足毒瘾主子那贪得无厌的胃口。

第二，有的女人是因为光靠微薄的福利金，不可能达到她们所要过的奢侈生活的水平；当妓女是争取金钱来源的容易方法，可达成其过奢侈生活的愿望。

第三，有的女人在人生中遇到复杂难解的问题，尝试做妓女来解决这些心理和情绪的难题。

第四，有的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子，从事妓女工作的动机是寻找刺激和冒险经验。

由丹麦政府所组织成的妓女中心，就是以这个妓女调查的成果为其操作的基本原则，向全国的妓女提供社会、法律、医疗和心理的咨询，其作用等于是一种妓女管理政策。可经由这个公开、柔软的管理政策来控制性传播疾病、免疫缺损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政府对这个中心的成绩似乎很满意，因为3年的试验期过了以后，政府继续拨出经费来支持这个中心；到了2004年，国会又再次同意，把中心继续办下去。

瑞典和挪威两国也有官办的妓女中心，与丹麦的相似。对整个北欧来说，丹麦的官办妓女组织具有代表性；丹麦的妓女管理政策也是北欧诸国中最讲人权、态度最中和的。

(三) 瑞典创新法：女人当娼妓无罪，男人找妓女受罚

在1999年的1月1日的那一天，外国记者云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目的是采访当天的民情及社会舆论反应。因为从那天起，瑞典政府正式施行一条有关妓女的新法律。这条新法律的核心内容是这样的：无论谁以报酬方式取得临时性的性服务，都会被判犯了向妓女买性服务之罪；惩罚的方式是罚款，或者是判处有期徒刑，最长的监禁期是6个月。

当年，这条新法律使得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震惊。男人找妓女犯法，要受到法律处罚，但女人当娼妓则无罪，可正大光明为之而不受罚；这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破天荒的概念，等于是只惩罚消费者，供应者则可随意供应。一个市场只有供应的一方，而无消费的一方，市场怎能生存下去呢？这正是瑞典的女政治家们创立这条新法律的目的。她们相信，要废除娼妓市场，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法律的惩罚来杜绝男性消费者；失去了消费者的支持，娼妓市场便会自然而然地自我淘汰掉。

这条破天荒的法律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决定；它是走了二十多年的长途路子才走到这个终点的。从出发点到终点，旅程多弯多折，相当富有戏剧性。

那么，让我们看一下，瑞典人走的这条多弯多折、富有戏剧性的长途的旅程。

出发点。

旅程的出发点是1971年。当时瑞典的性解放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瑞典被世人称为“自由性爱的天

堂”。主张性解放的瑞典人认为，当年瑞典对有关性犯罪的法律已经过于陈旧，已不合时了，有改良的需要。就在这一年，瑞典政府指派了7位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7位成员中有6名是男士，仅有1位女士，再加上一位男法官来充任委员会的主持人。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作一个有关性犯罪的报告，向政府提出建议，该怎么样改良已被认为是陈旧不合时的性犯罪法律。

1971年所出的性犯罪报告这样提议，政府对人民的性爱行为应该采取最大的宽容态度。每个人的性爱行为属于他/她的私人生活，政府越少干涉越好。报告对当时已经被承认为合法的妓女业没有提出抗议。但是，报告中有一条建议引起当年搞女性主义运动的女人的众怒。这个建议是，法律对犯强奸罪的人也应该宽容处置，如果强奸的程度不太厉害的话，强奸女人的男人只需罚款便可了事。

建议法律对犯了强奸罪的男人也从宽处理，有如在那些争取男女完全平等的瑞典女人的耳边响起了一阵警告钟声，使她们惊悟，她们正在骄傲自夸的女人性解放其实是按照男人的条件而得到的性解放。于是她们群起谴责性犯罪报告的不恰当，要求把它废除。

于是，这个由政府主办的首次性犯罪报告有如一条导火线，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激烈争论战。争论的范围从强奸伸展到包括一切有关对女人施行暴力的题材，如丈夫殴打妻子、父女乱伦、妓女等各方面。争论的焦点慢慢转移到妓女业的上面。此时，从事女性主义运动的瑞典女人提出她们的新观点：妓女业是男人压迫女人的性暴行；男人向妓女买性服务的主要动机是购买权力，藉此统治处于弱势的女人，获得性的满足还在其次。这些瑞典强女人声言，她们要进行一场政治战争，推翻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暴力压迫。

第一个里程碑。1977年新政府上台。新政府里面的司法部长终于宣布，那个在1971年完成的性犯罪报告无效，重新组织一个性犯罪委员会。这次的委员会的成员是以女人占其大多数。司法部长又另外委派女人，特别作一个“妓女报告”。

第二个里程碑。1981年，由政府倡议的特别“妓女报告”完成，向民众公布报告的内容。这本报告书是委员会访问了许多妓女之后所得到的结果，报导的内容既深且广，报告页数有洋洋700页之多，可以说是一部瑞典的妓女历史记录。这本宏观的妓女报告的总结论是：在男权社会里，妓女业是有关男人对女人的强暴力和压迫，有关吸毒与犯罪，有关权力与屈服，有关女人的物品化；男人用金钱向社会的最弱势群体买性服务，目的是要一次又一次地确认他们假的阳刚性能力。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妓女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

可是，这个言激词昂的妓女报告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法律，娼妓的存在仍然合法。但报告提高了社会人士对妓女问题的警觉；政府也开始拨款，建立多个项目，帮助妓女改善她们的生活素质。

第三个里程碑。1990年，瑞典的国家保健及福利部的一位女性部门首长出版了一本使瑞典人震撼的书。书名叫“卡天莉与公平”，是有关一个吸毒妓女卡天莉的真实故事。卡天莉在1984年被男顾客谋杀了，凶手把她的尸体肢解，然后把被分割的肢体分包在多个黑色的塑料垃圾袋里，当作垃圾般扔在高速公路上。后来谋杀卡天莉的凶手被捕，竟然是两个医生。

着此书的福利部门首长哈娜奥森就是负责编写1977—1981年的那个特别妓女报告的作者之一。她曾用了4年的时间，与妓女过着很接近的生活，深入探测妓女生涯的黑暗的一面。所以，“卡天莉与公平”一书等于是由哈娜奥森编写的第二个妓女报告的续集。

哈娜奥森在书中说：传统的妓女历史观是把所有的过错都堆放在女人的身上；有史以来，妓女被社会谴责是褻渎、沾污、丑化女性的女人；尽管买性的都是男人，但男人却保持清白、名誉上不带污点；有史以来，社会对妓女的藐视、排拒和使用权力的控制都是指向女人，从来不指向男人。哈娜奥森在书的结尾吹起冲锋陷阵似的喇叭呼号：社会人士要推翻传统的妓女历史观，把社会对妓女的传统性控制和胁迫反指向那些买性的男人！

第四个里程碑。1995年，瑞典政府又再次倡议一个新的妓女报告（这是第三次了）。报告的标题是“性的商业贸易”。这第三次的妓女报告终于把传统性的妓女历史观作了一个180度的翻身，它建议

政府立法，惩罚向妓女买性服务的男人。把妓女与那些向她们买性服务的男顾客相比，妓女是受害者、是被欺凌的较弱群体，她们不应该受罚，政府应该帮助她们脱离妓女业。这个报告又指出，不要以为妓女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就相信妓女在将来应该理所当然地继续存在下去。报告坚持，若有了惩罚向妓女买性服务的男人的法律，妓女业就自然而然地终止。

第五个里程碑。1998年，瑞典的国会以181条赞成票和92条反对票，通过了男人用钱向妓女买性服务会受到法律惩罚的法案。这条法律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里得到大多数票数而被通过的原因是，此时国会里代表男女权力的天平已达到几乎平衡的状态，国会会员中，有43%是女性。

终点。1999年1月1日，惩罚用钱买性服务的法律从是日起生效。

这样一条有历史突破性的法律当然在社会里引起很多争议。

对这条新法律感到最得意的，当然是那些多年来为女性主义运动作奋斗的北欧女人，她们认为这条法律是女权的胜利，终于把过去按照男人的条件而得到的女人性解放改变为男女两性的双方性解放。“买性”成为社会的新禁忌。从今以后，没有任何人能够买另外一个人的性。女人的性、男人的性、儿童的性都不是可以用金钱买的商品。但是，也有很多人对这条新法律大摇其头，认为它带有太过的乌托邦性质，在实际中不可能有效地执行，结果只会把妓女业赶到地下黑市场去，对社会反而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对这条新法律反对最烈的是瑞典的妓女。她们认为，这条法律虽然声言是保护妓女，其实是伤害了妓女的利益，也污辱了妓女的职业身份。一来，这条法律对瑞典妓女的生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瑞典禁止男人买性，那么男顾客只需到近邻的丹麦去买就不会出问题；那么，法律的真正受益人不是瑞典妓女，而是丹麦的妓女。二来，今天的瑞典妓女对自己的看法与那些力争女权的女性主义者的看法已经是南辕北辙；今天的瑞典妓女对妓女业的观点与激进派的女性主义者的有很大的差别。

在实际中，自从这条禁止买性的法律施行以后，对瑞典社会尚未有显著的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是，瑞典的警察所要管的事情已经够多，实在无暇来管这个管之不尽的事情。

（四） 现代北欧妓女怎样看自己？

近年来，在北欧的报纸上曾出现过好些报导，都是北欧妓女对妓女业所作的自我辩护。笔者把妓女们在报纸上所发表过的散言碎语归纳起来，可把她们的意见大略分为下面几项。

其一，这些妓女对自身妓女业的看法是，只要从事妓女工作的决定是女人自己下的，而不是被他人强迫的，那么做妓女是赚外快、填补收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可财源滚滚。

其二，她们自认，像她们这种有勇气自愿投身于妓女业的女人，才是现代在思想上真正获得性解放的女子。

其三，她们不但反对被那些激进派的女性主义者称为“受害者”，而且认为现代人可能要替妓女起一个新名称，譬如“性的心理治疗者”。妓女们觉得，在很多时候，男顾客前来光顾她们，主要的目的并非性欲的满足，而是透过妓女的性服务来解决其心理上的各种问题。例如，暂时减轻情绪上的压力、发泄淤集在心头的困扰、回复他们对性能的信心、提高自尊心、或者是使得某些平日被压抑的性欲获得表达的机会。基于这种种经验，妓女们相信，她们的性服务带有心理治疗的作用。

从上面的3项自我辩护观点看来，现代的北欧妓女希望社会人士会对她们改观，用新眼光去衡量她们的工作，把她们看作是男人的性心理治疗者，不再把她们视作激进派的女性主义者口中的受害者。至少，这个革命性的观念代表一部分的现代北欧妓女对自己的看法。

（五）新的奴隶贩卖

北欧妓女在新世纪开端所面对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政府的管理，也不是法律的控制，而是来势凶猛的新竞争。

在1980年代，北欧的妓女人数增加。据丹麦妓女中心所做的统计，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10年间，北欧的妓女人数增高了10倍以上。在这个时期投入北欧性市场的新妓女大部分是泰国女子，其它的则是从非洲来的黑种女人。泰国妓女大都是持着为期三个月的游客签证入境，然后以黑市方式留下来；非洲的黑种妓女则多是借故本国发生战乱为理由，逃到北欧来申请政治避难而留下来的。这一群外国妓女大多数是在按摩院里操妓女业；她们虽然与本地人有语言隔阂和文化渠沟，但仍然能跟土生土长的白种人北欧妓女作平行的竞争，早已成为北欧妓女业的固定色彩。

自从欧洲同盟在1993年正式成立以后，西欧各国之间的边界消失，国与国之间不再有护照与海关的检查。由于不断有新会员国的加入，欧盟的疆界不断扩大。只要一进入疆界，一片庞大的欧洲领土便是四通八达，通行无阻。于是，这种交通自由的状况被国际性的犯罪集团利用，把东欧和俄国的女人偷运进西欧的国家当妓女。这些女人其实大都是被骗的。她们相信到了西欧是有工作等着她们做的；但一旦到达了目的地，她们便被卖到由犯罪份子组织的按摩院去当妓女，她们的行动受着监视，她们接客所得到的钱也被没收。这些被骗在外国当娼妓的女人过着与奴隶无多大分别的生活。这个现象被西欧人称为“新的奴隶贩卖”。

在过去的十几年来，西欧的每一个国家都受到这个从东入侵的奴隶贩卖的影响。从东面涌入的妓女像一阵在黑暗中渗入屋子里的水那样，只令人感觉到水在脚下的冷和湿，但看不见水到底是从那儿渗入的。各国政府面对个这似乎不可捉摸的妓女偷渡入境问题，感到有点措手无策，不知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它才好。

北欧的国家不但也有“新的奴隶贩卖”的渗水现象出现，而且挪威和瑞典也被歹徒利用为奴隶贩卖的转口贸易站。挪威国土的极北端与俄国陆地毗连，那儿是人烟稀少的僻壤地带，挪威的边境守卫又松懈。于是，犯罪份子把这无人之地当作偷渡妓女的走廊。据挪威警察在20世纪末尾的估计，每星期约有150个俄国女人经由那里被带入挪威。偷渡入境的女人，有一小部分留在散布于挪威北部的小城小镇当按摩院妓女，给那里本来朴素宁静的村落社会带来一阵打搅，鸡鸣狗吠，此起彼落，导致许多挪威家庭的破裂，夫妻离婚。另一部分的偷渡女人被带入瑞典，散布沿途各地。有的继续南下，经过那条度过海峡的大桥便直达丹麦；这一来，瑞典北部的小旅馆和加油站也就变成犯罪份子做人口贸易的站点。

挪威和瑞典的媒体亮起红灯，都在大喊，要停止这种新的奴隶贩卖，两国的政府只好说，会多派一些警卫到国家最北端的边界去巡逻，希望会多抓到从事人口走私的歹徒；挪威的妓女中心在2003年也开始做一个名叫“东方及中欧妓女的调查”的项目，从而对这新的一群外国妓女的生态有进一步的了解。丹麦的警察则和税局合作，常到妓女按摩院去抽查，看有没有逃税的妓女。

2004年的5月1日，欧盟的成员国从15个一下子增加到25个，欧盟一口吞下10个新国家，疆域突然向东伸展了一大片，许多以前紧关着的东欧边界均大门洞开了。这时，有好几个西欧国家的政府预计，在人口自由移动的状况下，从外国入口的妓女的数目将会急剧增加；如果再不理会这个问题的话，这些外国妓女将会集聚在地下，形成一个与社会隔绝、经济贫穷的少数群体，对社会反而有坏处。所以，对这个社会问题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到了。经过国会的辩论，有好些欧盟国家的政治家们同意，这个问题不能用严禁来解决，最有效的办法是开放门户，让屋内的集水有个出处，流到户外去。这个门户开放政策就是把妓院合法化，由政府来开办合法的妓院，让妓女们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跟其它合法的商业机构一样，公开营业；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管制妓院的健康及经济形态。

目前，已经正式实行妓院合法化政策的欧盟成员国有荷兰与比利时两国。欧盟正在一步一步地实行金融、行政、司法等各方面的一致化。在不久的将来，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三个北欧国家是否会改变它们素来的立场：只赞成妓女个人身份的合法化，但坚持反对妓院的成立，是很难猜度的事情。但是，已经有人在媒体发表言论，预料说，北欧政府在不久的将来是会走上妓院合法化的道路，如果不是被欧盟的统一性法律所逼，便是北欧的政治家们自动往这方向走去。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010) 62514498 Email: book@sexstudy.org